

書名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撰者 明 吳訥 輯
卷 卷四十一
內容分類 集-總集 詩文
索書號 集部-總集-47
編號 D7914800

卷四十一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1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總集-47](#)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章辨體卷之一

古歌謠辭

康衢謠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億兆戴已歟不願戴已歟乃微服遊康衢聞兒童謠云
立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擊壤歌

逸士傳堯時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壤以木爲之長三四寸先側一壤于地遙以手中壤擊中者爲上

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南風詩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詞無所訴受之而已矣大吏至則曰官能不生事民譁非官罪也則皆扶出之訴者悉含詬去則轉以相告無復來者由是卒獲簡訟之名嗚呼輿圖廣矣不皆得蘇公彼上報于朝者又將獲備事之賞矣然後怨憤之氣拗而為鬪殺激而為盜賊鬱而為災沴上應乎天誰之咎哉嗚呼使人人如蘇公刑期于無刑不難矣明天子在上庶其見之則求諸老成以為典刑舍是編其奚適哉

題王右軍蘭亭帖

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觀其與桓温戒謝萬之語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豈其本心哉臨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獨以能書稱於後世悲夫

文章辨體卷之四十

文章辨體卷之四十一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雜著

詰鳳

唐陳黯

揚雄云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謂隱見之得宜也迨覽其劇秦美新則有異乎是雄仕漢遇新室之亂既不能去之又懼禍及乃為斯文以媚而取容嗚呼鳳固若是耶果若是則鳳遇繒繳而猶徊翔其間耶君子之仕也所以行道道之不行也則可以明其節彼莽之不臣雄時在列宜以君臣之義興亡之理匡救之以行其道苟畏其威愛其死則可拔簪高謝以明其節詎有苟祿貪生徇非飾詐廣引秦過以喻惡德則是稔其慕逆也與古之持顛危死名節者背而馳也嚮者所著若鳳之說得不為誣鳳也哉雞常禽也曉晦而不迷其候鳳靈鳥也在亂而不

知其時耶噫言之不思有如是耶或曰古人臨危制變亦權道也雄知莽之不可匡也故矯爲其辭姑務脫禍是亦權也何過之深歟曰不然夫權者聖人有焉所以不失其道未見捨其道而從其權昔仲尼仕魯以季桓子荒齊樂知其不可匡也乃去之曾不聞矯爲其辭以求庸於魯雄慕仲尼之教以著書立言爲事夫立言者豈不欲人之從教耶且已不能信又况求信於人乎語曰君子先言而後從之斯言可欺也哉

拜禹言

李翱

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隴西李翱敬再拜禹之堂下自賓階升北面立弗敢歎弗敢祈退降復敬再拜哭而歸且歌曰惟天地之無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予弗及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

鞭賈

柳子厚

市之鬻鞭者八問之其賈宜五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余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材搯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舉之翹然若揮虛焉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余乃召僮爚湯以濯之則遯然枯蒼然白嚮之黃者柅也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踉因大擊鞭折而爲五六馬踉不已墜於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柅其貌蠟其言以求賈技於朝者當其分則善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之效

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乎

跛奚移文

宋黃魯植

凡人物生世靡不有用在用之盡其所能爾山谷
跛奚文蓋以風切當世司用人之柄者云

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爲置婢無所得迺得跛奚蹠跚離踈不利
走趨顛出屋檐足達戶樞三姬挽不來兩姬推不去主人不悅
厨人罵怒黃子笑之曰堯牽羊而舜鞭之羊不得食堯舜俱疲
百羊在谷牧一童子草露晞而出草露濕而歸不亡一羊在其
指撝故曰使人也噐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警夜偷者不
以馬司晝漏者不以雞準繩規矩異用殊施天傾西北地缺東
南尺有所不逮寸有所罅子不通之則屨不可運土簣不可當
履坐而睨之大小俱廢子如通之則瞽者之耳聾者之目絕利
一源收功十百事固有積於一則盡善徧用智則無功有所不

能乃有所大能焉呼跛奚來前吾爲若語之汝能與壯士拔距
乎能與群狙賦茅乎能與八駿取路乎能逐三窟狡兔乎皆曰
不能曰是固不能閨門之內固無所事此今將語若可爲者汝
無狀於行當任坐作不得頑癡自今謹飭晨入庖舍滌鎗淪釜
料簡蔬茹留精黜摘臠肉法欲方膾魚法欲長麪洩如截昉煮
餅深注湯和麩勿投醯醢白晚用薑葱添不欲集旋俎不欲黃
飯不欲著牙揚盆勿駐沙進火守炷水沃沸鼎斟酌薺茸生熟
必告媿媿臨食爬垢捺髮紫指醜杓嘔載懷骨事無小大盡當
關白食了條噐三正三反枚拭蠲潔寢匙覆碗陶瓦髹素視在
謹數兄弟爲行牝牡相當日中事閒浣衣漱襦噐穢噐淨謹循
其初素衣當白染衣增色梘鬱爲黃紅螺蚌光接藍杵草茅鬼
裳皂漿膜粉白無不媚好燥濕處亭尉帖坦平來往之役資它
使令牛羊下來喚雞棲桀撐拒門關開護草竊飲飯猫犬烟塞

鼠穴几鳥攫肉猶觸鼎犬舐鏡鼠窺甕皆汝之罪也春蠶三吐
升簇自裹七晝七夜無得停火紵麻藤葛蕉絰絺綌錫踈手作
無有停時紵緝偷工夫一日得半工一縷亦有餘暑時蘊蒸扇
涼密冰薰艾出蚊水盤去蠅果生守樹果熟守莒執弓懷彈驅
嚇飛鳥無得吭嘗日使殘少婦姬罵譏瘡痢泄嘔天寒置籠衣
衾畢烘搔痒柳癩炙手擱凍無事倚椅鞦韆可作堂上叫呼傳
聲伐諾截長續短鳧鵝皆憂時勤補拙與巧者儔凡前之爲汝
能之不跋奚對曰我缺於足猶全於手如前之爲雖勞何咎黃
子曰若是則不既有用矣乎皆應曰然無不意滿

賁沈貽知默姪

陳了翁

適越而北轉越不可至徙越人而置於齊里則越語可易而爲
齊然則氣質一定不能易其習者非以其不學歟氣質之用狹
道學之力大天氣而地質無物不然而人藐乎其間亦一物耳物

與物奚以相遠或哲或愚不係其習乎思誠之道莫先於學務
學之要在於求師顏子之不遷不貳得於孔子晞顏之人將孰師焉
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夫葉公有知人之明有謀國之忠愛賢而
得民慎微而憂遠其事皆有可指其遺語之記於緇衣者亦可觀焉楚
國之賢誰出其右子路非慢賢者也魯有仲尼而彼不知焉則
於其問也何足對哉陳良楚產也而能使北方之學者莫或先
之故孟子以良爲豪傑之士爲其能悅周公孔子之道而已不
知仲尼則雖賢如子高亦孔門之所不對也爲事而稽古者可
不鑑哉予元豐乙丑爲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醇夫同
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
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
時予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常以寡陋自愧得其傳者如楊中
立先生亦未之識也崇寧初兄子漸就學其門時予在合浦始

獲通問予之內訟改過賴其一言漸於是時亦以所聞警予之
繆予始忽其言久而後知其為藥石也今漸來天台考其學益
進問其言益可喜陶染薰鑄有自來矣舉修步於南溟觀洪濶
於北壑此可遠之基也始之不謀何以得此古之善學者心遠
而莫禦然後氣融而無間物格而不二然後養熟而道疑山上
有木其進也漸合抱之幹豈一朝一夕之可俟哉人之患在不
立其基基立而不勉亦何以愈於彼乎物之終始可不嚴哉予
以多言取禍尚未誅殛戴恩自幸不知歲月之久而生死之有
二也既老且病手痺目昏簡編筆硯殆將捐棄今於漸之行不
能忘言作責沈以貽之喜漸之能謀其始而篤之使有成也

字朱元晦祝詞

劉屏山

冠而欽名粵惟古制朱氏子熹幼而騰異交朋尚焉請貌以字
字以元晦表名之義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

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於書雖百
世之遠也揣其氣象知顏氏如思迹參並遊英馳俊驅豈無他
人夫誰敢居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聲終身弗越陋巷
闇然其光烈烈從事於茲惟參也無慚貫道雖一省身則三夾
輔孔門翱翔兩駿學的欲工吾知斯之為指南惟先吏部文儒
之粹慮炳育珍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熹熹真聰廓開如原
之方駛望洋渺瀰老成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悵友道之
衰變切切而唯唯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耻勿謂此耳充之則
充借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愆動而思躋凜乎惴惴惟顏曾
是畏

正紀

洪武胡仲伸

六合之大萬民之衆有紀焉而後持之何紀也曰天紀也地紀
也人紀也天紀不正不足以爲君地紀不正不足以爲國人紀

不正不足以爲天下何謂天紀天子無所受命者也其所受命者天也故國君受命於天子天子受命於天義至公也堯有天下七十載而得舜舜有天下五十載而得禹禹以德禹以功其得天下也不曰堯舜與之而曰天與之也由禹之後桀承其紀而自絕於天故湯放之由湯之後紂承其紀而又絕於天故武王伐之天下不以湯武爲篡而曰此天吏也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天之所興又可廢乎皆歷數也虞夏商周之取與異道皆推至誠以順天者也而後世欲以詐力爲之始亂天下之大義矣何謂地紀中國之與夷狄內外之辨也以中國治中國以夷狄治夷狄勢至順也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抵大華而北逾大河並太行抵恒山之右循塞垣至於濊貊朝鮮是謂北紀胡門也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並南山抵上洛而南逾江漢至於荆衡循嶺徼至于百粵是謂南紀越門也其間包有冀兗

青徐荆揚豫梁雍之地上黨天下之脊也弘農分陝兩河之會也其外四夷居之風氣不同習俗亦異虞有三苗之叛周有昆夷之患雖有聖人不能使之同仁從其族類可也而後務勤遠畧欲以冠帶治之始失天下之大執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由漢之後汨天之紀者莫曹操若也由晉之後汨地之紀者莫劉淵若也魏晉之事衰世之事也以唐高祖太宗之爲君而不能挈天下歸之正者何也高祖起兵晉陽下西河取臨汾鼓行而入長安除暴隋之禁約法十有二條民懷其德威震海內與漢何異哉漢王即位汜水之上蕭王即位鄗南君子與之唐受隋禪獨不與焉非有惡於唐也楊廣殺父與君天下之首惡也與天下誅之大義也不知出此而從事於繁文僞飾猶竊人之鐘自掩其耳知其不可而猶爲之是以魏晉自處矣太宗承武德之後以百戰之師命李靖等將之擒頡利降伊吾平党項西通

吐蕃回紇南致謝元深空人之國俘人之衆驚然自以秦始皇漢武帝不若也魏徵言之不聽顏師古李百藥言之又不聽好須臾之名忘將來之患卒從溫彥博之議虛漠南之境徙其部落居吾內地留其君長備吾屯衛而帝加號天可汗刻之璽書是以夷狄自處矣以夷狄處者以夷狄與之以魏晉處者以魏晉與之春秋之義也蓋將以正天地之紀也天地之紀不正雖有人紀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長幼之序也何自而立哉而人紀之在天下固有不可泯焉者也當魏晉之初毛玠荀彧雖以操之奉獻帝爲扶弘義示至公爲當時之士如甘寧周瑜金祿耿紀之徒奮不與之淵雖尊漢安樂自謂漢氏之甥而孔恂逆知其奸睦夸不仕其朝忠臣孝子遭時多難未嘗不駢首接跡於當世鼎鑊在前而不辟刀鋸在後而不顧吾以是知生人之紀未嘗泯也有能正者豈難也哉故天下莫要於

人紀莫嚴於地紀莫尊於天紀亂其一則其二隨之亂其二則三者夷矣漢不亂則操固漢之征西也晉不殘則淵固晉之都尉也天地之紀不正由生人之紀先紊之也非秦隋之亂漢高帝唐太宗亦何自而興哉漢承秦之變變而近正者也唐承隋之變變而不善正者也二紀之立其堯舜禹湯文武之世乎善爲天下者亦法乎堯舜禹湯文武而已矣

尚賢

人君兼天下之所有以貴則天下莫與侔其勢也以富則天下莫與較其利也以權則天下生殺之所由懸也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而必有待於賢者知天下不可自用也人雖聰明睿知一堵之外目有所不見十室之間耳有所不聞萬鈞之重力有所不舉百工之事能有所不通况天下大器也舉天下之大器重任也而三代王者或以不明而克綏先祿或以幼冲而弘

齊多難或負過人之才強力辨捷而遂亡國喪家不保其身豈天下之大器重任材力者有所不堪而幼冲不明者豈能勝哉大甲成王以有伊尹周公爲之輔佐故天下不勞而治夏癸商辛有終古龍逢而不能聽有膠鬲商容而不能用故天下不治而底于滅亡用得其人則大甲之不明成王之幼冲可以遷善改過緝熙光明而爲令主不得其人而自用之則雖夏癸之勇力商辛之辨捷負過人之才而不免爲獨夫得失之幾不可不審也亡國之人非盡不肖與王之臣非必皆賢天之生才何代無之伊尹仲虺巫咸甘盤傳說非盡生於亳邑也閔天泰顛散宜生南宮适大公望畢公毛公非盡出於豐鎬也亦非素有位而貴也遇之以其道則耕築漁釣遠近田野海濱之人皆起而任公卿大夫之責伊尹傳說大公望之於商周是也遇之不以其道雖千乘之國萬鍾之粟曾不足以延縉紳游談之士孟軻

氏之於齊梁是也道合則合道離則離去就之義不可苟也至治之世以德相尚天下無不可仕之國故君爲官擇人而臣無擇官士患德不脩不患無聞也患業不廣不患無位也德脩而業廣矣雖欲處衡門而樂考槃也詢衆庶者在閭其能舍乎興賢能者在鄉其能不舉乎由鄉而達於諸侯貢于天子之廷三適者受上賞不賢者貶爵土則諸侯之責重矣賢者受之以官大賢授夫官能者任之以事大能任大事則天子之任又重矣商周之盛上無曠官下無遺才其君臣遇合蓋如此周德旣衰春秋戰國之際不能統一於是君擇臣而臣亦擇君以事之然猶以義相尚侯嬴魏夷門監也而魏之公子枉車騎虛左迎之毛遂趨下士也而楚烈王願奉社稷歃血聽之魯仲連東海布衣也居邯鄲圍城之中不肯西面而帝秦人以爲天下士也整然負其高世之志伸大義於諸侯之上漢唐數百年之盛未有

膏其風烈者高帝太宗解衣輟哺傾身散財從海內之士舉天下於友掌之間傳世永久當是時也曰奇士者有矣曰國士者有矣求所謂天下士果何人哉士氣卑而主勢崇偈偈焉以權利相任使其人固有不屑者矣如魯兩生野王二老世豈盡知之乎夫揭數尺之竿懸尋丈之緡鈎蠅爲餌而投之河海所得者鯁鮒之肉耳吞舟之魚終不足致也其爲術亦疏矣人主之心其精神念慮與天地相酌酢苟積至誠廓至公求天下之賢以寅亮天工孰不風動而應之於天下至廣人才至衆其要莫先於論相相之賢否官之得失所係也官之得失政之隆替所係也由君子言之是猶後世之論相也未能盡古之道也治天下有本君之謂也治天下有要賢之謂也其本正者天下不勞而治其要得者天下之本不勞而正漢唐之君莫或知之其有天下非不求賢也其求而用之者不過以郡國之政有不舉

耳朝廷之治有不備耳公卿大夫之職有不稱耳未嘗知正天下之本也爲公卿大夫者亦以爲能寄郡國之政佐朝廷之治於職足矣未有能正天下之本者也王伯之畧混聖賢之道塞非此其故乎蓋至趙宋而後世之君子有以此爲任者而其主不能擇也帝王之大經大本託之空言而無補當此之時得君專且久者皆時匪人假儒術以濟其奸者也易言拔茅連茹泰之君子以此進其君子否之小人亦以此進其小人二者迭爲消長故知人之難非獨難於君子而深難於小人至於君子之小人則又難也其言辨其行堅其見聞之博足以出人之不能其情貌之深足以欺人之不測其知術之巧足以移人所好而不悟其才藝之美足以行人所難而不憚其名君子實則戾也辨之不早去之不果植爲朋黨惡知其非君子也雖有君子橫罹口語又惡知其非小人也知人則哲帝陶唐氏猶難之共工

崇伯之屬衆所共賢者也而帝獨以爲非賢其後果不賢也於是去之而帝之庭無惡人矣於是禹臯陶爲帝臣者皆得著其成績人主欲進賢而不能遠小人不足以言知人不知人不足以言得人非常之士待非常之主然後用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於此時也蓋必有之矣其興於此時予必得而見之矣

慎習

天下之執窮則變由治而趨亂者其變易雖一憮人懷之而有餘由亂而趨治者其變難雖合天下之智力爲之而不足由秦以來天下之變數矣議者莫不慨然欲追復先王之舊歷漢唐千數百年而卒循乎秦人之敝者此豈其執難而力不足哉荀卿子曰法後王一天下制度又曰法二後王謂之不雅蓋卿有以啓之也自卿之論興其徒李斯用之以相秦凡可以變古者莫不假秦之柄奮其恣睢之心而爲之雖商鞅之刻薄不若是

之列也鞅廢井田止秦之土地改法令止秦之人民而斯也尊主爲皇帝舉天下以爲郡縣舉天下不復有井田夷其城郭銷其兵刃人主之勢孤立於上而怨起於下計無所出益倒行而逆施之燔詩書以塗民之耳目黜儒術以滅天下之口說聽守者律令也所師者刀筆吏也其變旣極其習旣成秦亡而漢承之聖王之繼亂世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崇教化而興起之此其幾也陳經立紀以爲萬世法程此又一幾也高帝以寬仁定天下規模宏遠矣然未嘗有一於此其後賈誼言之於文帝董仲舒言之於武帝皆不能用又其後主吉言之而宣帝恬不以爲意觀高帝命叔孫博士之言今度吾所能行爲之天下事孰非人主所能者奈何帝之自畫如此而群臣不足佐之創業之君後昆所取法由是而文帝有卑之無甚高之喻宣帝有漢家自有制度之語當更化而不更化當改制而不改制一切緣秦之

故雜伯以爲治逮于中興光武以吏事責公卿顯宗以耳目爲明察文法密而職任違辨急過而恩意少雖從事儒雅投戈講藝臨雍拜老有緝熙揖讓之風未能盡更化改制之實也故朱浮言罷斥之擾於前陳寵建輕刑之議於後建初之政所以濟永平之失也之數君者在當時號爲賢主且去古未遠而因陋就簡未嘗取先王之法一試爲之爲之不效舍之可也不爲而舍之烏知其不可乎蓋其溺於所習者久矣辟之戎人生於戎夷人生於夷少長所濡染者皆夷戎也中國之禮義未嘗接焉雖知其美不能使之一朝去其夷戎之俗此豈其性殊哉習固使之耳古今之相去何以異此有能善變其習者果執禦之魏晉之衰天下之亂極矣元魏起代北其先土托后跋之裔也其人民被旃控弦之屬也與漢不侔矣宜未易以禮法理也而孝文遷都洛邑挈其人民而居之均田別里崇祀建學國人莫

肝由二而三三才則一天下同由之謂道同得之謂德同善之謂性同靈之謂心道一也人皆由之而有不由者焉德一也人皆得之而有不得者焉性一也人皆善而有不善者焉此人也非天也心不能盡性則不能盡德矣不能盡德則不能盡道矣故雖天也莫與能焉而成能者聖人也此聖人所以爲萬世開太平也鴻荒之世天地草昧民物雜糅穴居野處雖蚊息蟬動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爲墊毛血食飲雖鷲擊獮搏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爲臊蒙以羽革草木而不以爲野瘞以積薪而不以爲薄約以結繩而不以爲愚其民安之免於飢寒而不及於災患斯可矣五龍燧人彼十有七氏者何氏也九頭攝提彼十紀者又何紀也其人果聖而世果治也歟宜於此有以變而通之矣何至委其人於顛蒙控伺之域累數十萬年同於禽犢而不少拯之豈天生民立君之意乎必不然矣世雖傳之聖人不言也聖

人不言者蓋無稽而慎之也道本於三王德著於五帝法備於三王過此以往未之能尚也德固道也而法亦道也所因者異耳山川之風氣不同五方之民異俗古今之風氣不侔歷代之治異宜其要皆所以納民於道也庖犧氏神農氏軒轅氏繼天而王畫卦以開物備物以致用民利賴之其具不過網罟耒耜而畋漁農父之所務也其制不過宮室舟車關市弧矢杵臼而工商武夫之所能也方其未創之時民固無所措其心思手足之力矣故必聖人而後爲之爲之不足必聖人而後繼之因時變通不變不通也書契之作法之始也衣裳之治德之昭也其化神而民宜有善而不知天下同歸於道泯乎其迹矣軒轅之後是爲五帝歷少昊高陽高辛而至唐虞唐虞之帝爲堯舜聖聖相承疇咨都俞南面以臨群臣其治猶黃帝也而政教禮樂之存天下有皐陶稷契以任之有伯夷后夔之屬以典之而又

以伯禹總焉雖有洪水之災四凶之惡不勞而治帝何爲哉天下同歸於德雖莫之名焉而煥乎其文矣有虞之後夏后氏承帝執中之傳以功踐帝之位九土旣平九疇旣錫彞倫收叙三年而天下遂於仁不得賢而與之而其子啓能敬承父道以天下與其子猶與賢也及啓之身有扈不服于甘之役大戰而後服之欲如有虞之世不可得矣父子相繼所以止天下之亂是乃變而通之也夏德旣衰商人繼之商德旣衰周人繼之南巢之放湯有慙德牧野之師武王以爲有光焉則居之不疑矣無復商人之意矣其順天應人則一也故爲臣易位天下不以爲非是亦變而通之也撥亂世而反之正天下同歸於義義形而法益備矣禹之興也承平虞而不及虞者也文王之興承乎商而進乎商者也皆三代之盛王也其道同其德異者有之其德同其法異者有之其法同其制異者有之存乎其人焉爾存乎

其世焉爾消息者候之徵也淳龐者俗之判也理亂者變之象也質文者清之體也損益者制之宜也變通者權之用也神化者用之妙也通乎消息之候審乎淳龐之俗明乎理亂之幾別乎質文之體損益變通合乎神化之妙此聖人之所同也及周之衰王降而為伯伯降而為戰國諸子分裂聖人之道人驚其私智異說掎挈是非梟亂名實世患苦之雖為諸子者亦病焉於是刑名農墨之家崇儉質尚功實而老子貴清淨將棄仁義蔑禮法與天下共反其朴於太古之時意在懲周之弊而非大公至正之道也漢用其術文景之世天下無事最為有効而非二帝三皇之所尚也聖人之道辟之天地明之為日月潤之為雨露變之為風霆為鬼神莫不由天地以成化竅之為山川微之為草木為昆虫莫不由天地以成體而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易簡而已矣聖人在位大之為朝廷之遜禪父子之繼立變

之為征討君臣之革命皆天命所當然重之為郊廟社稷之事公卿大夫賢不肖之黜陟下至閭伍井牧之賦庠序之教關市權衡度量之制刑賞之具禮樂之用皆民生之不可去者也聖人何容心哉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故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聖人之性天地之性也聖人以其心溥萬物而物無不平以其性盡萬物而物無不成非固誅之也有生者各一其性有知者各一其心聲氣之同捷於桴鼓念慮之孚堅於金石故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之化如神而不與知焉聖人之化如天而神不與能焉蕩蕩乎平平乎皇極之道也而非老氏者之所謂道也皇極之道立天下之治得矣苟不為皇猶當為帝苟不為帝猶當為王是三王不足四而五帝不足六也

師儉訓

蘇平仲

惟義門鄭君仲德既嗣總家政乃至子師儉堂登進厥家人用告之曰予第子姪予子孫感聽予訓昔漢相鄴侯置田宅逃在窮鄉作室不封垣墉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乃爾攸聞亦爾攸師嗚呼惟爾攸師豈惟鄭侯之儉哉古之人茅茨不剪土階土劔則有若唐堯乃不可不師卑宮室惡衣服非飲食則有若夏禹乃不可不師嗚呼惟堯惟禹時乃聖人猶儉若茲惟予暨爾矧曰庶人柰何弗儉思夫儉若車之柅若馬之勒車以柅上馬以勒閑人而無儉情之從欲于何其制相古今邦君及卿士及百姓罔有克儉而或不吉罔有不克儉而或不凶今予與爾其無胥曰儉無益亦無胥曰不儉無愆尚胥夙夜慎哉嗚呼先祖有訓曰毋縱奢侈以干天刑每旦颺之厥惟舊矣今予曷又若茲汝訓惟我鄭氏肇我家于茲自彼有宋我九世祖爰始誕爲義聚越五世廼克臻大競又五世廼底于今今予與汝攸居攸

用厥室廬暨厥什器罔匪先祖之遺無有刻鏤無有奇巧斯其咸見之不惟遺我後者若茲我聞先祖之自奉至于裳衣至于飲食廼亦無有輕肥惟我先祖豈曰無耳目口鼻之欲亦惟不敢不于儉德是尚是若是庸是迪以制厥心以慎厥身惟若茲故在我後嗣賴之式克有今日周人有言曰世祀一家鮮克由禮敝化奢麗萬世同流予其可不創于時予其敢不訓汝惟儉之用爾曷永念之升降在茲則其無滅義無肆欲無怙侈無耽樂凡厥服食器用以至于百爲與其過乎奢寧過于儉去厥泰亦去其或不泰從厥約以從其所未約嗚呼爾克用予訓爾廼克協于先祖爾亦式克師古之人是之謂義門之彥周禮師儉堂無覩向目惟爾後人廼亦永有師師厥家人皆曰汝敢不恭再拜趨出仲德廼屬眉山蘇伯衡書諸冊具訓于子孫

文統

朱伯

文與三才並貫三才而一之者文也日月星漢天文也 薇草
木地文也民彝典章人文也顯三才之道文莫大焉 蕤軒之文
見諸圖畫唐虞稽諸典議三代具諸書詩禮春秋遭秦燔滅其
幸存者猶章章可睹故易以圖象其文與書道政事其文雅詩
發性情其文婉禮辨等威其文理春秋斷以義其文嚴然皆言
近而指遠辭約而義周固千萬世之常經不可尚已 孔思得其
宗言醇以至孟軻識其大言正以辨若左氏之誇莊周多誕荀
卿多雜屈宋多怨其文猶近古世稱作者漢興賈誼董仲舒劉
向窺見圖經異聞其道相如 揚雄大昌厥辭然皆有 于斯文
者獨司馬遷父子頗采經傳國史集辭哲之大成紬 一家言載
諸簡編為史氏宗其文雄深多奇班固繼作頗就雅馴以倡來
學二氏之文遂為後 之準程也魏晉日流委靡唐韓愈上窺
姚姒馳騁馬班本經參史制為文章追配古作宋歐陽修又起

而繼之文統於是乎有在其間柳宗元王安石曾鞏蘇軾亦皆
遠追秦漢羽翼韓歐 未免互有優劣烏摩文豈易言哉餘姚
景德輝氏明經稽史有志於斯嘗與予劇論文章家體裁及諸
子造詣淺深且欲求其宗緒作文統以復之當有知言者正焉

史繫

古者伏羲氏作書契制文字軒轅之世倉頡主書史唐虞置史
官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古史也夏終古商高勢皆太史也周
官有太史小史內志皆掌史事至於列國亦然如晉之乘楚之
檮杌魯之春秋是也吾夫子因魯史脩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行
事始加筆削垂鑒將來漢司馬遷父子頗紬金匱石室之藏兼
采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自五帝訖漢武
為本記十二表十書八世家三十傳七十共一百三十篇成一
家言其文雄深多可卓然為史氏宗百代史官不能易 法後

漢班固續父彪作西漢書起高帝終孝平凡二百一十 爲本
紀十二表八志十列傳七十無世家而有外戚傳自武帝以前
頗本於遷其文雅馴後人亦以爲法宋范曄作後漢書起光武
凡九紀別爲皇后紀二傳則增立黨錮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遊
民列女等篇但文氣萎下紀述膚陋不免識者之議東晉陳壽
集三國舊史撰三國志以魏接漢統屬吳爲傳則大失春秋旨
矣習鑿齒嘗著晉漢春秋起光武至晉文平蜀乃爲漢亡惜其
書不傳也唐貞觀中太宗以晉史何法盛等八家制作未善
乃勅史官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更加纂脩爲紀 二十列
傳七十載紀三十又命李淳風敬播等十三人分掌述類例
多出敬播天文律歷則淳風爲之當時作者有江左餘風文多
駢儷非作史之體故 宗親撰四贊以息浮議齊沈約撰宋書
梁蕭子顯撰齊書貞觀姚思廉受詔續父察撰梁陳書魏徵裁

其總論北齊魏收撰北魏書唐李百藥撰北齊書唐初令狐德
蔡岑文本撰北周書顏師古孔穎達魏徵撰隋書房玄齡總之
六朝以來天下參隔互相牴牾唐李延壽續父業論撰南史起
宋盡陳又撰北史起魏盡隋共一百八十篇今行于世司馬公
謂延壽書亦近世佳史陳壽之後可以亞之五代晉劉昫嘗撰
唐史今謂之舊唐書宋仁宗詔歐陽脩宋祁刪修記志表歐陽
主之列傳宋祁主之凡十有七年始成天文律歷五行志則劉
義叟方鎮百官則梅堯臣禮儀兵志則王景羲故其成書不無
差異古之修史多出一家司馬遷班固姚思廉李延壽皆父子
相繼論撰積數十年然後書成是以通知本末事實貫穿不相
牴牾其他則未能免也唯五代史宋仁宗以盧多遜所修失實
命歐陽修復加刪述爲本紀五改后妃爲家人傳五臣傳五又
別立死節死事一行義兒伶官宦者雜傳七考三世家十一四

夷附錄三其立例皆寓褒貶為法甚精書減舊史之半而事蹟
稍增議者以為功不下馬遷而筆力馳騁反無駁雜之病紀例
精密則不及耳公亦自謂伶官傳豈下於滑稽哉誠無憾矣宋
鄭樵博雅多聞留心史學謂班固不能繼述父志以續馬遷斷
漢為書無復因承古人損益會通之道自此失矣於是總十七
史作通志刪其繁文去其重複存華取實自成一家學者便之
此史家之大畧也若宋司馬光通鑑朱熹綱目則又資治道存
鑒戒之書然紀載事實則全史不可廢也予嘗纂輯馬班歐陽
論贊為三史鈎玄又頗欲知諸史書大要姑稽所聞作史概

文章辨體卷之四十一



東洋圖書印

東洋研究會
圖書室